



他乡

寻找生活的坐标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單向街 | 004 |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单向街 004 / 郭玉洁 主编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2.3

ISBN 978-7-5495-0913-3

I. ①单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社会科学-文集

IV. ①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28806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: 541001

网址: 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: 何林夏

出品人: 刘瑞琳

责任编辑: 吴晓斌 孟凡礼

特约编辑: 肖海生

装帧设计: 颜 禾

制 作: 马志方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 010-64284815

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

开本: 889mm × 1270mm 1/32

印张: 7 字数: 157千字

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[专题]

- 002 通向耶路撒冷的六条道路 草里雯
009 坠入琥珀之城 刘瑜
022 威尼斯行记 赋格
043 真是偶然吗? 王海威
052 巴西利亚：一个人的城市 胡续冬
060 伦敦：正在老去的城 李琰
066 纽约的免费夏天 慕婴
073 走进非洲 严歌苓

[访谈]

- 092 吴飞：从自杀谈起 许知远

[报道]

- 110 请不要阻碍我成功 谢丁
129 那不勒斯的 2004 罗伯特·萨维诺

[艺术]

- 148 被污染的地景 Ian Teh

[随笔]

- 160 布罗茨基在纽约 Alexander Genis
179 绑赴刑场的青春 野夫
196 温州街 梦见街 骆以军
202 日常生活的历史 雷颐

[专题]

- 002 通向耶路撒冷的六条道路
文 / 覃里雯
- 009 坠入琥珀之城
文 / 刘瑜
- 022 威尼斯行记
文 / 赋格
- 043 真是偶然吗？
——日本电车、推理小说与人间之道
文 / 王海威
- 052 巴西利亚：一个人的城市
文 / 胡续冬
- 060 伦敦：正在老去的城
文 / 李璘
- 066 纽约的免费夏天
文 / 慕婴
- 073 走进非洲
文 / 严歌苓

通向耶路撒冷的六条道路

文 / 覃里雯

耶路撒冷在自己的历史中被缠住了双脚。

文字的道路

在阅读 W. G. Sebald 的《土星的光环》时，我被他描写的耶路撒冷搞得晕头转向。Sebald 笔下的耶路撒冷和他笔下的柏林、伊斯坦布尔或者任何一个其他城市一样，由无数门牌号、商户名称、宗教场所、拐角和小巷道的细节组成。这些名称和街道的拐角，组成了一个巨大的、毫无意义的迷宫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耶路撒冷确实如此，但是 Sebald 与描述对象之间永远保持一公里情感距离的习惯，抽干了圣城的血液。陌生人，如果一个人到了耶路撒冷而依然保持冷酷，那是违反自然规律的。就像一个女人不该炫耀她的胡须，一个旅行者不应该强行压抑掩饰他对耶路撒冷的激情。

一个外国人要了解耶路撒冷，还是应该从阿摩司·奥兹的自传《爱与黑暗的故事》开始。奥兹来自俄国，是父母参与犹太复国运动的小随从，虽然他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，就背叛了家庭——以自杀的方式。奥兹带着俄国犹太人的爱恨来到这个城

市，在2007年9月北大的一场演讲中，他提到以色列的两个主要情感来源：

“以色列由来自136个不同国家的犹太人组成，他们有不同的背景，说不同的语言，有不同的文化。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学会了独立（精神），并保留自己的看法。

“一直以来，以色列人把他们自己称为欧洲人，他们热爱欧洲的一切。但是欧洲人不热爱他们，正好相反，欧洲反对他们，对他们充满敌意，甚至驱逐他们。”

要跟随奥兹穿过耶路撒冷，你才会越过战争的后院，看到这些东西：欧洲小城风格的别墅，开满鲜花的露台，大树下扶手椅上读书的教授，书房里的自鸣钟，白色镂空花窗帘里的遥远回忆。“我小时候希望长大了变成一本书。”这本书的名字显然叫做耶路撒冷，就像卡尔维诺的马可·波罗把自己变成了威尼斯的乞丐。

作为地中海文化、中东文化和犹太文化的承继者，耶路撒冷人——或者说以色列人——给家庭、朋友和亲人许多的时间。街道名称和商铺名牌是不够的，重要的是情感纠葛、观念的冲突争吵和讲和，安息日整个国家不许开电灯电话的开关，仅仅用于祈祷、亲热、交谈和思辨。人和人之间紧密得没有间隙，却又能够各自独立。就像S. Y. Agnon、Yosef Klauzner教授在奥兹的生活中那样。这在任何其他国家和文化里都不太可能。

导游手册和职业旅行者的手记也可以将你带往耶路撒冷，不过那是电影、宗教和低俗小说版本的耶路撒冷，带着廉价的宗教光圈和盲信、缺乏根基的歇斯底里或空虚的喃喃低语，不值一提。

外国记者关于耶路撒冷的新闻报道，大多数是全球新闻业的

最大共谋之一部分：把这个城市贬低成仅有你死我活争斗的戏剧舞台，以便在没有其他大灾难新闻的时候充一截子剧情。

耶路撒冷充满文字，并将文字散布四方。每个人选取自己的文字，抵达此处。

光和风的道路

“上帝说，要有光，于是有了光。”

阅读《圣经》时，无神论者会把它当作社会起源的一份不准确记录，或者隐喻，唯独这句话例外。因为到耶路撒冷的第一天，我就觉得，一定有什么事情在这里发生过，在耶路撒冷创造了光。

光在这里以最强烈的、最充沛富裕的形式出现，你不会看到比这里更有原初力量的光：强烈的日光晒暖心中最阴暗的角落，肆无忌惮的月光照亮夜行旅途，水钻般密集的星光摄人心魄；星光辉映的满山灯光迷醉最孤闭的行人。

柏林犹太博物馆的设计者、犹太人建筑师丹尼尔·李布斯金在他的书《破土》里为光专门写了一个章节。他谈到光的神圣，以及在设计犹太博物馆时，想建一个没有光线的房间，两千年犹太史中严苛、漆黑、无望的“一章”：煤气室，大屠杀。幸存者亚芙·埃利亚赫的书《大屠杀的犹太故事》里提到自己被火车载到斯图特霍夫集中营，就在她放弃一线希望的时候，她想办法从车厢的木板缝隙中瞥到天空，看到一束白光。她以此为奇迹，抱着希望存活下来。

李布斯金被这个深含隐喻的故事所深深打动：“光，是一切事物的度量。是绝对的、精确的、物理的、永恒的……过去消逝于黑暗中，而未来还是一片未知，只是点点星光。”

在这两千年里的任何黑暗时刻，耶路撒冷都是犹太人梦想中光线的源泉。耶路撒冷的各种光，都在旧城聚集，在伊斯兰教圣殿大阿克萨清真寺的洋葱头金顶和黯淡斑驳的哭墙。然而清晨、正午、傍晚、入夜，光不断在做最奇妙的实验，也许因为空中水汽较少，穿透力强，但又没有高原的阳光那么伤人。风也一样，以各种形式吹来，却从不使皮肤产生奋力抵抗的感觉。两小时车程之外就是地中海，那里驶来过埃及的帆船和英国的战舰。

光和风都曾参与过这里的战争，虽然看起来，它们更像是息战的原因和未来的甜美许诺。

沙漠和山的高速公路

高速公路连接起整个以色列，沙漠静候四周。从约旦山脉上启程，开到低于海平面的死海地带，沿途会看到白袍白头巾的贝都因人，和他们的羊一样染成了沙黄色。呼啸着骑着骏马和骆驼驰骋沙漠的日子已经不再，帐篷的迁移也多借助于汽车，但是他们游离于世界之外的身份保留了下来——大多数贝都因部落不喜欢被争斗的任何一方雇用，他们暗中相信自己才是沙漠的主人。

在沙漠中认路，就要学会辨认那些扁扁的山丘的形状和道路

弯曲的不同角度。一个在城市中生活太久的人很难学会这一点，然而不学会这一点，又很危险。

高速公路有时候与另一些公路不情愿地交叉。“看，上面是以色列人的公路。”同行的阿拉伯女翻译愤怒地说，“他们把最短的路留给自己，让巴勒斯坦人绕行。”阿拉伯女翻译的职业愤怒和她收入一样丰裕，她被允许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穿行，像弹涂鱼一样能够附着于水中和路上的任何地方生存。

另一次，经过同样的地点，同行的以色列人德维尔说：“看，底下是巴勒斯坦人的公路，狙击手从那里向以色列人的汽车开冷枪。”德维尔从十八岁服兵役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杀人。十九岁，他就跟着小分队夜袭加沙，拿着“巴勒斯坦恐怖分子”的照片，冲进熟睡的人的卧室，照片对上，一枪爆头。他的仇恨也是职业性的，所有的男人在十八岁都要入伍，而训练很难被忘掉。

进入耶路撒冷的高速公路也会交通堵塞。在漫长的山路上，一个接一个的关卡旁，站着紧张的年轻人，刚硬的脸，穿着军服，肌肉紧绷的手臂扶着枪，他们看进每一个车窗，每一张脸，试图在半秒之内解读旅行者的所有秘密。

人的道路

因为有太多的孩子在出生，耶路撒冷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八岁。

德维尔（以色列商人，二十八岁）：“我一定会去美国定居的，

不过不是现在，总有一天我会去的。”

马赫穆德（巴勒斯坦旅馆经理，二十四岁）：“你知道吗？我特别特别想去耶路撒冷，可是我进不去。”

碧珊（住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女翻译）：“带你们去加沙，联系采访哈马斯，一天一百美元。”

一个以色列北部小镇的阿拉伯议员：“我们在议会里的地位越来越高。”

瓦埃尔（前外交家）：“我收养了一个黑人女孩儿，出门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奇怪，就问：‘这是你们生的孩子吗？’我们烦透了，说：‘是的！’你该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！”

达尼（舞台设计师）：“你想来这里居住？你疯了吗？不要来，这里的齷齪不属于你们。”

一个犹太学者的门口：“请穿着暴露的女孩子不要从这里经过。”

海逸达（前以色列大使）：“欢迎来到以色列，一个现代、充满活力的国家。”

我的道路

《新闻联播》里的中东新闻；1995年在大学图书馆里发现的《本·古里安传》和《阿拉法特传》，以及法拉奇采访集《风云人物采访录》；海淀教堂里十块钱买到的一本圣经；电影《基督的最后诱惑》；所有我看到的犹太哲学家、音乐家、数学家、商人、

银行家的故事；一帧来自台湾的金属画，上面是金光熠熠的耶路撒冷大教堂。

对诗意、冒险、参与历史的好奇和渴望，拯救了一个在泥泞的南方城市里苦熬少女时代的人。

我的道路，中间一小段，横穿过耶路撒冷，通向欧洲，那里的书籍开启了我对人类文明未来的想象和信心。然而在看到欧洲之后，回顾在自己的历史中缠住双脚的耶路撒冷，觉得那里已经沦落为一个野蛮之城。

梦的道路

一个人在梦中见到了耶路撒冷，他绕过一个有无花果树的街角，走上层层种有马樱丹和雏菊的、散发芬芳的石级。他听到遥远的风声，或者教堂的钟声，来自云间。抬头看看光芒四射的云朵，迟疑片刻，推开一座紧密的木门，踏进无穷黑暗的隧道，却并不感到惊悸。

“为什么要让我到这里来？”他沉默片刻，发问，“难道不是为时过早？”

“只是为了让你记住这扇门，等你返回。”他听到耳语，旋即在早晨的阳光中醒来。

坠入琥珀之城

文 / 刘瑜

他们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但剑桥大学这个宴席吃了八百年还是灯火通明。

[一]

在一次朋友家的聚会上，我和一位英国老先生有过一场小辩论。

我说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要保留 Mill Road 上的那些老房子。“如果是保护国王学院、三一学院之类的地方，我完全可以理解，因为它们历史悠久建筑壮观，但是 Mill Road 一带的房子，说新不新，说老不老，低矮破旧，看上去像贫民窟一样，有什么保留价值呢？”

“我觉得保护历史遗产很重要，你们中国的建筑遗产破坏得太厉害了。”他说。

“但是历史遗产也要有选择地保留吧。中国人口城市化进程快，一个以前 10 万人的城市变成 1000 万人，如果不把一些老房子拆掉盖高楼，那 990 万人住到哪里去呢？剑桥房价也高，如果有选择地拆掉一些盖楼，可以缓解房价吧。”

“我主张保护建筑遗产，是主张保留一个活的历史，所以每

一个历史时期的建筑都应该保留，除了那些宏伟建筑，普通人生活过的房子、街道也值得保留，因为它们记录的是历史的另一个侧面……”

[二]

“活的历史”，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形容剑桥给人的印象。

第一次到剑桥时，我的感觉就是掉进了一个时间的琥珀。

世上有很多历史名城，但在我去过的历史名城中，没有哪个城市的历史感像剑桥这样“活生生”。大多数古城里，无非是有几个收门票的历史建筑，人们跟着旅行团从大巴上一拥而下，咔嚓咔嚓照一堆相，然后再一拥而上回到大巴一去不返。这个情境里的历史，像一头被阉割的野兽，完全没有脾气，默默地蹲在游人相片的背景里打盹，游人看不到这头困兽瞳孔里曾经壮阔的草原，它也懒得去理会这些游人东张西望却注定一无所获的眼神。

但是剑桥不同。15 世纪盖的图书馆现在可能还有学生在里面看书，16 世纪的餐厅还有厨师在里面懒洋洋地做羊角面包，一堆自行车若无其事地靠在 17 世纪的墙上，学生透过宿舍窗户看到的那颗树和 18 世纪的某个学生看到的一模一样，而如果你在一个下雨的黄昏走在 Trinity Lane 的石板路上，你会疑心迎面走过来的那个人会不会是拜伦。

历史在这里如此稀松平常，你不需要用照相机去捕捉它。野兽就在它自己的草原上奔跑，而你，这无数代人中某一代中的某

一个，不过是它奔跑中来不及看清并被远远甩在后面的一只昆虫而已。

[三]

我对剑桥适应的速度有些让自己吃惊。2007年来剑桥之前，我生活在一个几乎和剑桥截然相反的城市——纽约。纽约人声鼎沸、应有尽有、像个巨大机器一样日夜轰鸣。在纽约的六七年里，我挤人山人海的地铁，去迷宫一样庞大的卡内基艺术中心看演出，去摩肩接踵的第五大道买打折衣服，去餐馆林立的中国城吃广东海鲜——

然后我到了一个下午五点大多数咖啡馆就关门了、马路窄得刚够一辆车通过、一年365天大约有265天或阴或雨的小镇。

几乎没有觉得不适应呢，还是，连不适应都可以适应呢？

每次下雨，同事都会叹息：“Terrible weather!”我也叹息：“Terrible weather!”

现在我坦白，我其实非常喜爱雨天，觉得每次下雨都是一场免费音乐会。

有一次我很晚下班，走在深夜的街上，走到 Hill's road 和 Lensfield road 交界处。雨中的大街上几乎空无一人，但是无数红绿灯仍然在勤勉地交替闪烁，街角的教堂边上有一个雕塑，一个瘦长的少年，张开双臂，抬头仰望天空。我想我真热爱这深夜的大街，它和白天的大街如此不同，好像一个成人变回了一个婴儿，

好像一个密封的房子突然被风吹开了一扇门。

[四]

也有始终无法适应的，就是漫长幽暗的冬天。

这里的冬天不算太冷，但由于纬度高，冬天天黑得早，最早的时候下午三点半左右就天黑了。对此英国人的解决办法是成群结伙地去“pub”喝酒。但是对于在这里无亲无故又不喝酒的人，该怎么办呢？

没办法。熬。像 16 世纪的航海家熬过大西洋一样熬过冬天。

我的办公室有一个很大的窗户，对着一条小马路，小马路对面是一面维多利亚时代的红砖墙。夏天的时候，墙上阳光灿烂，丁东作响，但从九月开始，太阳开始冬眠，缩回去的时间就越来越早。这样的灰暗的冬天，与其说让人抑郁，不如说让人心慌，仿佛下楼的时候，窄窄的楼道上出现一个老太太，她一步、一步、一步慢慢往下挪，你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，只能跟在后面抓耳挠腮。

难怪在剑桥期间，我读书听音乐看电影的热情史无前例地高涨。

没办法，一整个大西洋呢。

经常我家里同时打开着好几本书：厕所里一本政治哲学书，床头一本非洲政治书，客厅里一本《外交季刊》，餐桌上一本英国历史，门厅里一本建筑史……我无亲无故的生活基本上就是这

样车水马龙起来的。我和我的关系由此也从愤恨、厮打、打累了各自坐在角落里气喘吁吁走向了和解乃至同舟共济。

[五]

我一个英国学生问我：你对英国的感受如何？和你想象的一样吗？

我说：一样啊，和我想象的一样缓慢、阴郁和沉闷。

当然这只是开个玩笑而已。

当然也不完全是玩笑。

若干年后，等我回忆自己在剑桥的日子时，回忆到的很可能是这样一个画面：在一个幽暗的会议大厅里，五十个穿着黑袍子的博士，开着一个叫 Governing Body Meeting 的学院会议，大家七嘴八舌地热烈讨论一张名人捐赠的桌子该放在哪里，有的说图书馆，有的说餐厅，有的说校长办公室，而我坐在一旁昏昏欲睡。

真的，一张桌子的摆放位置，需要五十个博士花上半个小时讨论吗？

我几乎都要因此反思过度民主的弊端了。

严肃地对待小事，是我对剑桥印象最深的地方之一。也许这是英国文化的特色，也许只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只剩下小事可讨论的结果。中国报纸上的头条可能是本市领导引进了几十亿元的工业项目，但是剑桥报纸上的头条，很可能只是当地的